

语丝·五里湖

## 过年,说到底还是过日子

| 吴立群 文 |



爬山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:爬了老长时间,气喘吁吁,只为登顶那一刻的居高临下,一览众山小。那一刻,层云在脚下翻涌,来路蜿蜒成细线,风从四面八方吹来,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你展开。但山顶终究不是久留之地,看够了风景,总要转身下山。

我想,过年就是这样。

从腊月开始,人们便不自觉地攀登那座看不见的山了。扫尘、备年货、蒸年糕、贴春联,每一件事都像一级台阶,把人一步步往高处送。那是一种集体的、近乎本能的攀登,空气里弥漫着焦灼又兴奋的气息。直到除夕夜,年夜饭摆上桌,鞭炮声响起,我们终于登顶了。我们驻足山顶,辞旧迎新,俯瞰过去一年的来路,眺望新一年的方向。

山顶的风景再好,也只能作短暂停留。正月初一过得最快,初二、初三接踵而至,此后,拜年的队伍渐渐稀疏,餐桌上的剩菜也越吃越少。不

知不觉间,我们开始下山了。有人收拾行囊准备返城,有人早早谋划起新一年的工作,热闹像潮水般退去,露出日常的沙滩。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不过如此。

忽然想起祖母生前常说的一句话:“年好过,日脚(日子)难过。”

小时候不懂,直到自己成家立业,才慢慢咂摸出这话的滋味。不管工人的年假、学生的寒假有多长,年,终究是个节日,一个节点。它是精心烹制的一顿大餐,而日子才是恒常的一日三餐;年有定数,一年只有一次,而日子却没有尽头,三百六十五天,天天要过;年可以浓墨重彩,日子却大多只能素面朝天。

但祖母还有另一句话:“日子过好了,年就好过。”

我开始琢磨,什么叫“把日子过好”?是升官发财吗?是功成名就吗?好像都不是。祖母一辈子没离开过那个小山村,没挣过大钱,没出

过远门,可她的日子,在我看来,是过好了的。春天,她在院子里种丝瓜,搭架、浇水、施肥,看它一寸寸往上爬;夏天,她坐在杏树下纳鞋底,针脚密密麻麻,整整齐齐;秋天,她把辣椒穿成串,挂在屋檐下,红艳艳的,像日子开出的花;冬天,她腌咸菜、晒萝卜干,把整个院子都摆满了。她的日子,没有大起大落,没有轰轰烈烈,却有踏踏实实温度。

而我自己的日子是啥样呢?是冬去春来的上班,是年岁渐增的岁月,也是一年来那些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文章。过年时节,我把“收藏”打开,回看一年来走过的“日脚”。

2025年初,我发表了《曦行漫记》。这是一篇关于“清晨”的文章。我写清晨的湖光,写路上的草木,写梭罗那句话——“重要的就是日出时有你在场”。我写道:现代人总是忙着赶路,却忘了停下来看看日出;我们拼命占有,却不懂得“放弃一些东西就越富有”的道理。

接着,我发表了《这山,这水,这乡愁》。这是一篇关于歇脚和思考的文章。我写宜兴老家的铜官山,写周处除三害的故事——“山有猛虎,水潜蛟龙”,那个浪子回头的少年,就在我脚下的南山射虎,在西仇杀蛟。我写童年的煤矿记忆,写园田、柏山那些近在咫尺的矿井,写运煤车卷起的满天灰尘。我写祖父辈因水而离、向山而来的移民史,写被横山水库淹没的钓桥村——那是我的根。文章结尾,我说:一代有一代的故事,山还是那山,水还是那水。或许,山已不是那山,水也不是那水了。

之后,我又发表了《山与岭的高度》。这是一篇关于重新出发的文章。文章以“山不在高”立意,写陆羽在宜兴著《茶经》,写苏轼买田阳羡

“从来只为溪山好”。我想说的是,山的高度不在海拔,而在其承载的文化重量。

看着这些文章,我忽然明白了祖母那句话——“日子过好了,年就好过。”因为这一年,我把每一个清晨、每一个黄昏都认真对待了,把每一次心动、每一次感动都记下来了,把一次又一次的心力投入了文字,所以此刻回望,才觉得这一年没有白过,这个年才过得踏实。

想起苏轼被贬黄州时,穷得叮当响,却能把日子过得有模有样。他开荒种地,研究猪肉怎么做才好吃,写下“净洗铛,少著水,柴头罨烟焰不起”的《猪肉颂》。他还发明了东坡帽、东坡羹,把贬谪的日子过成了诗。这样的人,日子过好了,年自然不会差。反过来看《儒林外史》里的范进,一辈子心心念念就是中举,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一场考试上。结果呢?中举那天,他疯了。他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,那个“年”,终究也没过好。

所以我想,过年和过日子,说到底是一回事。年,不过是日子里的一个标点符号——逗号,让我们喘口气;句号,让一段光阴有个了结;问号,让我们想想未来的路;感叹号,让我们为活着本身喝一声彩。但这个标点再重要,也不能取代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。真正撑起一篇“文章”的,永远是那些日复一日的“书写”。

除夕夜,我站在阳台上看烟花。绚烂,但是短暂。楼下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,电视里传来主持人的拜年声。我想起祖母的话,想起这一年来写下的那些文字。

我还要继续书写。把每一个日子都过好,都书写好。等到下一个除夕,当我再次站在那座山顶,才能心无挂碍地看风景,然后心平气和地下山。

世家·鹿顶山

## 马年赶“潮”人

| 钱雪忠 文 |

2026年春运即将步入尾声。作为春运的集合地,火车站广场的人流量在这一期间骤然攀升,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,怀揣着美好与期许,踏上了新年的旅程。其间,我以志愿者的身份,近距离体验了春运带来的新变化。

“小兄弟,你们这是回家过年吗?”在车站出口闸机处,我迎着四位欢声笑语的年轻人问道。“噢,我们几个是结伴来无锡休闲度假的。”打头的小伙子说。“那你们是在无锡过春节啦?”我紧接着问。“我们打算在无锡待5天,抱抱佛脚,逛逛老街、古镇,尝尝无锡小吃,顺便体验一下花灯展、巡游这些民俗文化。”小伙子边兴奋地说着,边沿着地面彩虹线向地铁口走去。“祝你们在无锡玩得开心,再见!”我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,挥了挥手。多少年来,“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”的习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,春节回家似乎仍是他乡游子唯一的选择。但现在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享受着旅游度假的快乐,将出行视作一种新的生

活体验,而非简单的空间转移。

我话音刚落,又一辆从河南郑州方向开来的列车进站了。不远处,一位年长的老伯背着行李,携老伴从出口通道走来。我转身迎上去,试图帮衬一下。“老伯好,你这是去哪里过年呀?”“我们从河南农村来,儿子在无锡工作,我们是来过团圆年的。”老伯应声道。“过年不是乡下热闹吗?”我问道。“农村过年不如城里过年轻松。”老伯正说着,在出口处接站的儿子已大声招呼起来。于是,我把他们带到儿子面前,便转身离开了。在许多人的印象中,春运是典型的“潮汐式”流动:节前人群从沿海城市涌向中西部家乡,节后又如浪潮般重返城市。而今,这种钟摆式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转变,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前往子女所在的城市团圆,“反向春运”逐渐兴起。

送走河南老伯,我来到了北广场进站大厅。只见一对中年夫妇背着行囊,带着孩子,正急匆匆地向候车室走去。我快步跟上,与他们并

肩而行。“大兄弟,你们这是去哪儿呀?是回家过年吗?”我问。“今年春节假期长,正赶火车去厦门、泉州旅行呢。”中年男子面带微笑地说道。这时,车站广播响起:“由无锡开往厦门北的D3141次列车,现在开始检票……”很快,检票口前便排起了长龙。我望着那渐行渐远的三口之家,心中默默祝福他们旅途愉快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,不少家庭选择在春节假期出游,“旅游过年”已成为一种新年俗。热门目的地从三亚、昆明、哈尔滨等传统旅游城市,延伸到不少特色县城,潮汕、漳州、泉州、南宁等地也成了春节出行的好去处。

我望着川流不息的人群,脑海里闪现出一幅涌动的春运画卷。一张张充满自信的脸庞,一个个步履匆匆的背影,都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。过年的方式正日趋多元,如同涌动的“潮水”。而那一个个赶“潮”的人,既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也折射出一个国家永远向前、向新的发展轨迹与昂扬姿态。



春到水暖

过正则 摄影